



邬一名《焰火之二》145 x 183cm 水墨宣纸

含蓄，当代水墨应不忘东方思维

访·邬一名

「我给学生讲过一个日本的故事，讲日本式含蓄要怎么表达。在课上老师问学生「I love you」在日语里要怎么表达？」老师给出的答案是，「你看，今夜月色很好。」这就是传统，这就是亚洲人的表现方式。而水墨的本质也是一样。它是含蓄的，间接的，并非快速有效。」

跟邬一名聊天很有意思，他是敏捷的，幽默的，发散的，健谈之下隐藏着属于他的桀骜不驯，所以他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青春逼人，能让整个空间里都弥漫他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情怀。他对世界的基本认知，或许因为有了悲观这碗酒垫底，得以更偏执，更努力，更无所畏惧。采访接近尾声，他不忘跟我强调：“你一定要在稿子里写明白，当代水墨需要慢慢来。”

《财富堂》：你认为当下水墨创作的整体艺术水平与市场的大力推广匹配吗？

邬一名：这种匹配太功利了，我特别欣赏吴冠中中的一句话，“既然选择了从事艺术，就一定要有殉道精神”。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是个新事物，看似鱼龙混杂，艺术家不必过多关注这个所谓市场。

《财富堂》：你如何在水墨艺术上去探索未知的方向？

邬一名：水墨的特点决定了水墨创作跟油画创作、雕塑或者说很多现代的文化创作不一样，比如油画可以有激烈的冲撞，明确的形象等等，水墨不可能。它的纸是软的，它的笔也是软的，它的边界是模糊的，这些材质决定了它不是那种强烈的、明确的、可以直接表达的艺术方式，它一定是含蓄的，间接的。很多传统文化也有这个特点，据我所知，亚洲几个国家的戏剧、小说、诗歌的表现方式也有这样的，它是托物言志，而非就事论事。同时，它本身的方式方法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快速的、有效的，或者说剧烈明确地去展示一个时代的变化，或者说去运动作用于很多人。你看1949年以后，所有的宣传媒体，我们利用的所有视觉宣传没有以水墨为主的。大量的都是油画、宣传画，不会用水墨来表现。水墨是我们民族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用水墨来画呢？这说明它并不能起到红、光、亮的作用。这是水墨本身材质所决定的，但我认为柔性的水墨与表现当代浮躁、混乱的社会生态并不冲突，在这种基础上，会有探索当代艺术另一种气质的可能。